

Marguerite Duras

Yann Andréa Steiner

扬·安德烈亚·斯泰奈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文融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扬·安德烈亚·斯泰奈

[法] 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文融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扬·安德烈亚·斯泰奈/(法)杜拉斯(Duras, M.)著;王文融译.

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4.5

(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6585-0

I. ①扬… II. ①杜…②王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60443 号

MARGUERITE DURAS

Yann Andréa Steiner

本书根据 P. O. L 出版社 1992 年 7 月法文版译出

© P. O. L Éditeur, 1992

All rights reserved

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

图字: 09-2006-309 号

扬·安德烈亚·斯泰奈

Yann Andréa Steiner

MARGUERITE DURAS

玛格丽特·杜拉斯 著

王文融 译

出版统筹 赵武平

责任编辑 李月敏

装帧设计 柴昊洲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

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.5 字数 28,000

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6585-0/I·3948

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
本书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54742977

Yann Andréa Steiner

Marguerite Duras



首先，在此讲述的故事开始时，《印度之歌》在你生活的那座大城市的一家艺术实验影院放映了。你参加了放映后的一场讨论。然后我们和准备参加哲学教师资格会考的年轻人去了一间酒吧，你是他们中的一员。后来，很久以后，是你提醒我这间相当雅致和舒适的酒吧的存在，我那晚还喝了两杯威士忌。我呢，我丝毫记不得那些威士忌，记不得你和其他年轻的应试者，也记不得那个地点了。我记得，或不如说，我觉得你陪我去了我存车的电影院停车场。那时我还开我喜欢的 R. 16，那时我车开得还很快，即便在饮酒过量健康出了问题以后。你问我有没有情人。我说一个也没有了，这是实话。你问我夜里车速是多少。我说一百四。人人开 R. 16 都这样。非常爽。

这天晚上以后你开始给我写信。许多的信。有时一天一封。信很短，类似于短笺，是的，类似于从一个无法生存的、致命的、荒漠似的地方发出的呐喊。这呐喊带有显而易见的美。

我没有回复你。

我留着所有的信。

信纸上方有写信的地点、时间或天气：晴或者雨。或者天冷。或者：孤单。

有一次，你很长时间没写信来。也许一个月，我不清楚这段时间有多长了。

于是在你留下的虚空里，在没有信件、没有呐喊的情况下，轮到我给你写信了，我想知道你为何不再写信，为何戛然而止，为何停止写，好像猛然受到阻碍，比方死亡的阻碍。

我给你写了下面这封信：

扬·安德烈亚，今年夏天我遇见了一个你认识的人，让-皮埃尔·塞通，我们谈起了你，我没想到你们俩认识。

《夜航》之后，我在巴黎寓所房门下发现了你的便条。我试图打电话给你，但没找到你的电话号码。后来接到你一月份的信——我再次住院，记不得又生了什么病，人家告诉我是服用所谓抗抑郁的新药中了毒。总是那一套。这没什么，心脏没有任何问题，我甚至不难过，我不过是什么东西走到了头而已。我依然喝酒，是的，冬天，晚上。多年来我叫朋友们周末别来，我一个人住在诺弗勒那幢能住十个人的房子里。一个人住十四个房间。对回声已经习以为常。有一次我写信告诉你，我刚完成了影片，名字叫《在荒芜的加尔各答他的威尼斯名字》，我已记不清楚对你讲了什么，大概是我喜欢这部电影，正如我喜欢几乎我所有的电影。你没有回这封信。后来你寄诗给我，我觉得其中有一些非常美，另外的差一些，而这，我不知如何对你说。就这些，对，就这些。你的信就是你的诗。你的信文辞优美，我觉得是我一辈子接到的最美的信，美得令人心痛。今天我很想和你谈谈。现在我开始康复了，但我在写作。在工作。我相信第二部《奥雷丽亚·斯泰奈》是为你

写的。

这封信，我觉得，大概也不要求得到任何回音。我不过把我的近况告诉你。记得这是一封忧伤的、条理不清的信，在信中，我好像因为生活中遇到了不知什么麻烦，因为新近不期而至的新的孤独而心灰意冷。有很长时间我几乎记不得这封信了，甚至不能肯定是那个夏天，你闯入我生活的那个夏天写的。也不能肯定是在我住过的哪个地方写的。我不相信是在海边的那个地方，但我也记不清楚在哪个别的地方了。很久以后我才回想起信的周围我那间房的大小、黑色大理石壁炉和我正好面对的镜子。我问自己该不该把信寄给你。两年前，当你告诉我接到过我类似的信后，我才确信把它寄给你了。

我不记得是否重读过这封信。你常常跟我提起它。你被它震撼了。你说这封信很可怕，它谈到了我的全部生活，全部工作，但对我的生活未做任何表述。而且那种冷漠，那种心不在焉，令你心寒齿冷。你还告诉我，这封信的确是我从塔奥米纳寄给你的。不过是五天前在巴黎写的。

我这封长信，多年后我们把它遗失了。你说曾把它放在特鲁维尔寓所中央衣柜的一个抽屉里，后来，一定是我把它取了出来。但那天你并不知道在房里或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。你正在蒙卡尼西各大旅馆的园子和酒吧里，寻找夏天聘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地亚哥的英俊男招待。而我呢，我迷失在《乌发碧眼》的性迷宫中。很久以后，当我在这本书里谈论你和我的故事时，我才在中央衣柜里找到这封大概从未离开过衣柜的信。

这封信寄出后过了两天，你往这儿，往黑岩旅馆打电话，告诉我你即将来看我。

你在电话中的声音有点变，好像因为害怕，受了惊吓似的。我没有听出来。这是……我不知怎么说，对，正是，这正是你打过电话后我杜撰的你信中的声音。

你说：我就来。

我问为什么来。

你说：为了相互了解。

在我生命的这一时刻，有人这样大老远来看我，是件了不得的事。我从未谈过，的确，从未谈过我生命中这一时刻的孤独。《劳儿之劫》后的孤独，《蓝月亮》、《爱》、《副领事》的孤独。这种孤独是我一生中最深沉也是最幸福的孤独。我对它的感受不是孤独，而是一生中

至此尚未品尝过的决定性自由的机会。我在中央餐厅用餐——总吃一样的东西——白煮海螯虾和一块勃朗峰干酪。我不游泳。海里和城里一样人满为患。我的朋友亨利·夏特兰和塞尔日·德吕米耶来时，我晚上游泳。

你告诉我，打完这个电话后，你一连几天给我打电话，我都不在。后来我对你说过为什么不在，告诉你我的塔奥米纳之行，电影节，我要在那儿见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伯努瓦·雅科。但我很快会回来，回到海边，如你所知，这也是为了每周给《解放报》写八〇年夏专栏。

我又问你：来干什么？

你说：和你谈泰奥朵拉·卡茨。

我说我已经放弃了多年来我以为可以写成的关于泰奥朵拉·卡茨的书。为了我死亡的恒久长存，我把它藏在了一个犹太人的地点，一座对我而言神圣的坟墓，巨大、无底、禁止叛徒——背叛基本教义的那些半死不活的人——靠近的坟墓。

我问你什么时候到。你说：明天上午，大客车十点半到，我十一点到你家。

我在我房间的阳台上等你。你穿过黑岩的院子。

我忘记了《印度之歌》的那个男人。

你是个又高又瘦的布列塔尼人。我觉得你很优雅，非常含蓄的优雅，这一点你自己不知道，现在依然如此。你走着，不看豪华住宅的大楼。根本不朝我看。你带一把很大的木柄雨伞，好似中国的油布遮阳伞，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很少有人用了。你还有个很小的行李，一个黑布包。

你沿着篱笆穿过院子，朝大海的方向拐，没有抬眼望我，便消失在黑岩的大堂里。

这是上午十一点，七月初。

八〇年的夏天。有风有雨的夏天。格但斯克^①的夏天。哭泣孩子的夏天。年轻女辅导员的夏天。我们的故事发生的夏天。在此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夏天：八〇年第一个夏天的故事，非常年轻的扬·安德烈亚·斯泰奈与那个写书的、跟他一样在这大如欧洲的夏天形影相吊的老女人之

^① Gdansk，波兰波罗的海沿岸港口城市。一九八〇年该城造船厂发生劳工骚乱，导致团结工会的诞生。

间的故事。

我事先告诉了你如何找到我的套房，楼层，走廊，门。

你再也没有回到卡昂那座大都市。那是在八〇年七月。十二年前。自从我患病以来，我每年在这套房子里度半年假，你也一直住在这儿。这场病长达两年。深度昏迷。在我的病区的大夫们一致决定“了结我”的前几天，我睁开了眼睛。我四下张望。人，病房。他们都在——人家告诉我——我望着这些身着白大褂、一动不动的人，他们带着几分疯狂，几分狂喜，默默地冲我微笑。我没有认出他们的脸，但我认出这是人的形态，而不是墙壁、器械的形态，是用眼睛看的人的形态。我闭上双眼，接着又睁开，为了再看见他们，眼里露出——据人家说——开心的笑意。

出现了片刻的寂静。

接着响起敲门声，然后是你的声音：是我，是扬。我没有回答。敲门声非常非常微弱，好像在你周围，在这旅

馆和城里，在海滩和海上，在夏日清晨靠海的旅馆所有的房间里，人人都在睡觉。

我又一次没有立即打开门。我还在等。你又说了一遍：是我，扬。嗓音同样柔和，同样平静。我仍在等。不出任何声音。十年来，我生活在极其严酷的、近乎修行的孤独中，跟我在一起的有安娜-玛丽·斯特雷特和法国驻拉合尔的副领事，还有她，恒河女王，茶之路上的女乞丐，我童年的女王。

我开了门。

要了解一个故事，非得等它写出来之后。等促使作者写它的状况消失之后。尤其在书中他的过去，他的身体，你的面孔，你的嗓音变了样儿之后，它变得无法挽回、不可避免之后，我还想说：它游离于书之外，被远远带走，与它的作者分开，作者永远失去它之后。

接着门在你和我的身后关上。一个又高又瘦的新来者的身后。

接着有了声音。柔和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声音。冷淡。庄严。这是你信中的声音。我生命的声音。

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。

一直谈书。一直，好几个小时。你提到罗兰·巴特。我告诉你我对他的看法。我对你说，我可以一下子拿出罗兰·巴特所有的书，去换缅甸森林里我的茶之路、红太阳以及恒河穷女人死去的孩子。这你已经知道。我还对你说，他的书我根本读不下去，对我而言，罗兰·巴特写的是假话，他正是因为讲假话才死的。后来我告诉你，有一天，在我家里，罗兰·巴特客气地劝我“回到”早期小说的类型，“那样简练，那样迷人”，如《抵挡太平洋的堤坝》、《塔尔奎尼亚的小马》、《直布罗陀水手》。我笑了。你说咱们将再也不谈这个话题。我猜想这位杰出作者的书你已经读腻了。

我们还谈了——就像一直做的那样——写作这件大事。谈了各种各样的书。

你开始谈论书的时候，在专注的目光和清醒缜密的推理后面，有种紧迫感令我惊讶；你无法缓解它，仿佛突然间你必须加快速度，才能告诉我你决定告诉我的一切，和

你决定不说的一切。在显而易见的事，可怕的、一目了然的事突现之前，在你做出认识我，然后自杀的决定之前，你想告诉我的一切。

很快你就只对我讲这些了。

很久以后你旧事重提，你告诉我，是的，这一定是真的，尽管语焉不详，你补了一句：从另一种方式看，对你也是真的。你没有说出那个字眼，后来我才明白，你大概在心里也绝口不提那个字眼，那个在你的微笑中透露出来的字眼：写作。

到了晚上，我对你说：你可以留下来，住我儿子的房间，房间面向大海，床已经铺好了。

如果你想洗个澡，这也可以。

你愿意出去走走也行。

比方你可以去买只冷童子鸡、一罐栗子泥、拌着吃的鲜奶油、一些水果、干酪和面包。我生活简单，每天就吃这些东西。我还对你说，你可以为自己买瓶酒。有些日子我酒喝得少。我们俩都笑了。